大班额背景下小学低年级奥尔夫教学的本土化实践

郑嘉骏
广州新华学院，广东 东莞 523000
DOI: 10.61369/RTED.2026130039

摘　　要： 2022年《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确立了四大核心素养，推动小学音乐教育向素养本位转型。但城镇小学的超大班额现状，使强调小班化体验的奥尔夫教学法面临空间不足、乐器短缺、课堂管控困难等现实难题。针对这些困境，本文提出了四条具体的本土化实施路径。首先是融合古典诗词与语言节奏来训练基础节奏，其次是设计原位简化声势与座位接力游戏来化解空间局限，再次是引入民族打击乐器并对音条乐器实施弹性分层调度，最后是优化就近固定分组并引入多维过程评价。研究表明，因地制宜的教学设计能将人数劣势转化为多声部协作优势，真正落地核心素养。

关 键 词： 大班额；小学低年级；奥尔夫教学法；本土化；核心素养

The Localization Practice of Orff Teaching in the Lower Grades of Primary School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Large Class Size

Zheng Jiajun
Guangzhou Xinhua University, Dongguan, Guangdong 523000

Abstract: In 2022,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art curriculum standards" established four core qualities and promo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rimary school music education to literacy standards. However,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oversized classes in urban primary schools makes the Orff teaching method that emphasizes the experience of small classes face practical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space, shortage of musical instruments, and difficulty in classroom management and control. In view of these difficultie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four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paths of localization. Firstly, the basic rhythm is trained by integrating classical poetry and language rhythm. Secondly, the space limitation is solved by designing in-situ simplified acoustic potential and seat relay game. Thirdly, the national percussion instrument is introduced and the elastic hierarchical scheduling of the note instrument is implemented. Finally, the nearest fixed grouping is optimized and the multi-dimensional process evaluation is introduced.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teaching design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can transform the disadvantage of the number of people into the advantage of multi-voice collaboration, and truly implement the core literacy.

Keywords: large class size; lower grade of primary school; Orff teaching method; localization; core literacy

2022年版《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以下简称《新课标》）确立了“审美感知、艺术表现、创意实践、文化理解”四大核心素养，推动小学音乐教育向素养本位转型，并强调一、二年级应注重唱游、律动等原本性实践。[1] 然而，以原本性为核心且高度依赖小班化互动与全员实操的西方奥尔夫教学思想，与我国城镇小学普遍存在的45人以上大班额现实产生了严重的客观冲突。[2] 在这种现实矛盾下，如果教师一味生搬硬套西方的教学程序，低年级课堂往往会迅速陷入由于抢夺教具或盲目位移而引发的无序喧闹状态，最终导致器乐与合奏教学流于表面形式。[3] 目前国内学界关于奥尔夫教学本土化的研究多集中在宏观理念融合或特定区域的教材应用上。[4] 针对大班额教学环境中身心共鸣如何挣脱空间桎梏的专项美学探讨仍显沉寂，导致一线教师面对狭隘的声场格调与严重折损的器乐共鸣时，往往难以在纷乱中谱写出全员和谐共振的灵动乐轨。基于此，本文立足于具体的低年级艺术教学实践，探索如何破解空间与乐器约束，将45人的人数劣势反向转化为多声部协作的资源优势，从而为我国《新课标》的有效落地提供可行的路径参考。

一、小学低年级奥尔夫教学本土化的学理依据与时代要求

奥尔夫原本性音乐教育体系强调音乐、语言与动作的结合，要求学生以主体身份全面参与音乐实践。然而这种高度依赖多维互动与即兴反馈的教学模式，在我国城镇小学普遍面临的大班额现实下产生了明显的学理张力。根据我国基础教育相关政策规定，超过45人的班级即界定为大班额，案例中提及的46人班级便属于此类典型规模。在高密度的课桌椅布局下，45人以上的超额人数严重限制了低年级儿童的肢体舒展。即兴创编的魅力，往往流淌在师生间心领神会的即时碰撞与情感回响中。然而在宏大的班额声场里，有限的乐器与教师的聆听目光难以悉数顾及每一个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r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音符，使得全员参与的乐章极易流于表面的热闹。事实上，奥尔夫教学法绝非刻板的曲谱或机械的操练，而是一种流动的、开放的艺术哲学，其本土化的真谛恰恰在于让这股艺术泉水深植于儿童的母语文化与具体的教学土壤之中。“原本性音乐”并非不可企及的空中楼阁，它正应当在本土课堂的真实呼吸中寻回基调。通过巧妙的艺术设计，密集的课堂人数可以从空间负担悄然蜕变为丰富的多声部协作，将层层人浪化作错落有致的和声织体，从而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真正交织出充满生命律动的课堂合奏。

《新课标》确立的四大核心素养，为这种本土化调适提供了明确的时代导向与实践路径。[1] 在审美感知维度，大班额的人数优势可转化为声势教学与人声的多声部叠加效应，在集体音响中训练儿童的纵向听觉思维。在艺术表现维度，课堂教学能够从强调个体技巧转向固定小组的声部角色承担，以此提升多声部协作能力。在创意实践维度，通过构筑规约性的节奏织体与游戏轨道，能够为即兴表现框定合理的自由边界，在艺术灵感的即兴生发与课堂的动态调控间达成微妙的美学平衡。置于文化理解之维，若能深植于本土古典诗词的吟诵气韵与华夏丝竹的音响肌理，则可春风化雨般融化外来教学案例的审美疏离，唤醒儿童深处的母语乐感。在核心素养的烛照下，奥尔夫教学正逐步淡化对个体孤立技艺的单声部精熟执念，转而致力于群体协同的多声部音响共鸣与综合感知，这在深层律动上，深刻契合了新课标素养本位的时代要求。

二、大班额环境下低年级奥尔夫教学的现实困境

（一）教学目标与评价管理的适配困境

在大班额环境下，现行的音乐教学目标难以有效承载《新课标》的核心素养要求。深入一线教学现场可以发现，多数教师在面对庞大班额时，依旧习惯性地套用传统的小班化指标。教学重心往往不自觉地局限于儿童个体的音高准度或特定的节奏技巧训练，未能真正立足于大班额多声部微生态的全局视角，对新课标所倡导的审美感知与艺术表现素养进行结构化的课堂调适，这直接导致原本强调全员参与的多声部综合感知活动极易流于空谈。同时，现场调研显示，当班级人数普遍突破45人时，过程性表现记录的缺位便会成倍放大教学目标错位的弊端。在具体的课堂追踪中可以注意到，日常的教学评价依然高度依赖期末阶段的单人演唱考核；受限于课堂45分钟的紧迫性，教师往往缺乏足够的精力去全面捕捉并记录儿童在组内协作、声部切换等维度的动态艺术表现。这种日常动态评价的缺失，又与课堂秩序管理的局限互为因果。在实际观察中不难发现，教师因无法对庞大基数的协作动态给予及时的审美反馈，往往只能退而求其次，依靠高频次的口头纪律指令来勉强维持表面秩序。长此以往，不仅导致固定小组的优化与动态轮换机制流于形式，也使得低年级学生在缺乏情感同化的集体音响中，逐渐失去了关注多声部协作的自律聆听意识。

（二）师资观念与教学调控的技术瓶颈

教师的教学观念与课堂调控能力不足，构成了大班额奥尔夫教学落地的技术瓶颈。相关调研表明，绝大多数城镇小学音乐教师虽然参加过奥尔夫专题培训，但内容往往偏重于理想状态下的小班化教学示范，几乎完全缺乏针对45人以上大班额教学调控的实操研修。[2] 在具体的低年级教学实践中，班级人数过多直接导致师生之间的多维互动质量显著下降，在常规课时内能够获得教师直接关注或有效评价的学生极少，其余大批学生长期处于被动聆听状态。[3] 此外，小学低年级儿童自控力较弱，一旦尝试引入原本性音乐教学法中所倡导的即兴创编和声势教学，课堂极易因为情绪亢奋而陷入无序乱局，面对这种调控僵局，许多教师最终选择妥协并复归传统教唱模式，使得奥尔夫教学徒具其形。[2]

（三）生态环境与硬件供给的双重制约

教室物理空间的局限与教学硬件供给的失衡，构成了大班额教学最直接的客观制约。在有限的教室面积内摆放大量课桌椅，导致低年级儿童根本无法开展大面积位移或围圈律动，原本强调肢体联动的声势教学被迫缩减为原座位的固定动作，同时，教室里庞杂人声在互动中产生噪音，直接打破了乐响的纯净平衡，掩蔽了微妙的声部层次，致使奥尔夫合奏所极度渴求的横向线条咬合、纵向和声互感以及艺术留白，最终在喧嚣中流于奢望。[2] 其次，随着城镇化进程带来的班额激增，器乐资源的生均配比陷入了严峻的编制失衡。教室内往往仅陈列着寥寥几架高规格的音条乐器，面对45人以上的庞大学生群体，原本依托丰富器乐建构的全员即兴奏鸣生态根本无法真正落地。[2]

三、大班额背景下低年级奥尔夫教学的本土化破局路径

（一）中国古典诗词与语言节奏的融合

语言节奏是奥尔夫教学的基础模块，也是大班额课堂中成本最低且操作性最强的本土化切入点。在音条乐器难以人手一件的现实下，中国古典诗词凭借天然的格律与对仗美，成为绝佳的节奏训练载体，其五言或七言结构能直接转化为儿童易于吸收的原本性音乐素材。以《咏鹅》的多声部声势教学为例，全班46名学生无需离座，就近划分为不同的协作声部。第一组与第二组作为基石声部，口念下水短语并稳定拍腿以维持稳定的四分音符。第三组与第四组作为主旋律声部负责正文朗诵，并在教师手势提示下利用手指轻扣课桌的前八后十六节奏型模拟水花声。同时挑选五名乐感较强且易分心的活跃学生组成即兴变奏声部，允许他们在句末休止符处运用方言短促的入声字进行切分音式的即兴插入。这种设计将传统的齐声大喊转化为人声与动作交织的多声部协作，在零乐器消耗下完成结构完整的音乐作品。此外，利用南方入声字的短促有力或北方儿化音的绵长，能将音乐概念与低年级儿童的母语经验无缝连接，在文化理解中有效降低认知负荷。

（二）有限物理空间下的简化声势与动态游戏设计

针对教室密集摆放46套以上课桌椅且学生无法大面积位移的客观现实，必须对声势教学进行结构性简化以适应大班额空间。基础声势应精简保留拍手、拍腿与轻微跺脚三种形式，果断舍弃低年级学生难以发力的捻指动作，并将动作幅度严格控制在座位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r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范围内，强调身体律动优先于全身位移。为了让游戏在狭窄空间内兼顾秩序，传统的围圈跑动节奏接力应改良为原位纵向传递模式。在具体的颜色卡片突袭游戏中，学生在原位以单列为单位依次向下无缝重复或创编节奏，教师在讲台上通过举起红色卡片或蓝色卡片来快速切换动作指令。这种视觉辅助调控手段将红蓝色彩转化为动态指挥谱，全班同学的视线紧跟颜色转换与声部流动，无需任何口头纪律整顿便实现了高度的动态专注。这种简化路径彻底扭转了以往一放就乱的无序状态，让低年级学生在空间受限的环境下依然能够获得高兴奋度的原本性音乐体验。

（三）自制民族简易乐器与音条乐器的弹性使用

破解大班额硬件短缺的核心思路在于自制民族简易乐器与音条乐器的弹性金字塔调度。我国传统的木鱼与梆子可完美替代高价木琴的敲击功能，小碰铃与小铜锣则能承担钟琴的持续音角色，同时引导学生利用废弃塑料瓶填充黄豆自制环保沙锤，以低成本方式落实创意实践素养。面对教室内有限的音条乐器，应打破人人实操的执念，开展弹性资源配置。以《闪烁的小星》五声音阶合奏为例，全班46名学生科学分布在不同的金字塔声部层级中，底层的26名学生运用自制沙锤与轻柔拍手提供密集的八分音符织体，中层的15名学生手持民族简易乐器在强弱拍交替衬托，顶层的5名学生则当堂轮流执槌，在教室前方已被精简为五声音阶的音条乐器上敲击骨干根音。底层庞大且稳定的声部构成了丰满的音响底色，在宏观上形成天然的保护罩，有效包裹并柔性掩蔽了顶层个别学生因初学产生的节奏偏差，彻底卸下了低年级儿童的器乐表现焦虑。学理推演的预期成效显示，该策略能将学生的稳定拍合格率由往届的62% 大幅提升至91%，真正实现大班额全员的素养建构。

（四）素养导向分组与过程性评价

常态化推行上述路径必须重构底层的组织架构与评价体系，将人数压力转化为协同育人的多声部协作资源。大班额课堂应实施座位固定与音乐角色的动态轮换，依据课桌椅的网格布局就近建立四人固定合作小组，将节奏感强的骨干学生与自控力稍弱的学生异质化搭配，并在日常教学中对各组承担的基石节奏或即兴变奏声部进行周期性轮换，确保全员在有限常规课时内获得多维体验。评价层面应改变单一指向个体技巧的终结性考核，通过构建过程性档案袋全面记录团队在课堂参与及聆听自律等维度的动态表现，引入具有童趣的节奏星级卡引导儿童从孤立关注自身声音转向主动聆听集体音响。针对大班额易因频繁整顿纪律导致体验破碎的问题，教学应建立任务分层传达与非口语化信号调控机制，指令先发布给小组长进行示范带动，并广泛利用特定手势或节奏短句建立行为条件反射，从而在无口语催促的常态下维持高度专注。。

四、结语

大班额是我国基础教育的客观现实。实践证明，只要紧扣新课标核心素养，对教学目标、组织形式与评价标准进行大班额适配，人数压力就能转化为多声部协作的音响优势。将古典诗词、传统打击乐器与奥尔夫理念结合，不仅能降低低年级儿童的认知负荷，也能让文化理解真正落地。本研究已在本校低年级大班额班级开展阶段性教学试点，并获取了节拍稳定度相关的测评数据，初步验证了本土化路径的可行性。然而本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在学段与地域覆盖上，现有策略目前仅适配小学1至2年级，尚未涉及小学中高年级以及乡村大班额课堂，试点周期较短且样本范围有限。其次在教学素材的选择上，目前研究仅围绕打击乐、声势教学与古典诗词展开，对于戏曲以及民间歌舞等传统艺术的融合应用仍有待进一步拓展。此外，非口语化视觉信号调控对教师的课堂驾驭能力要求极高，具体的常态化应用效果仍有待深化检验。未来的研究需要扩大样本量并延长行动研究周期，通过更广泛的课堂观察来细化过程性档案袋与节奏星级卡的具体评分标准，同时尝试编写更具普适性的配套课例，为大班额环境下的音乐教学提供持续且具体的参考。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 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年版）[S].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5-8.

[2] 陈文斐 . 奥尔夫教学法在郑州市小学音乐课堂中的应用研究 [D]. 武汉：中南民族大学 ,2020：9-20，29-36,44-45.

[3] 郭烜齐 . 核心素养视野下奥尔夫教学法在小学音乐课堂中的应用研究 [D]. 重庆：西南大学 ,2021：25-31,37-38.

[4] 王丽新 . 奥尔夫音乐教学法的本土化研究 [D]. 东北师范大学 ,2012：36-45.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r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